

# 风野咒

## III

刘建良 著

一部魔幻版的波澜壮阔的东方民族战争史诗

广州出版社



# 风野龙吟 III

刘建良 著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野七咒 / 刘建良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6.2

ISBN 7-80731-124-X

I. 风... II. 刘...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5459 号

---

**书 名/ 风野七咒**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编: 510121)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官桥村 邮编: 511447)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48 字数 780 千**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31-124-X / I·23**

**总 定 价/ 66.00 元 (全三册)**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 1      **第一章 天地神咒**  
那天地咒果然神奇之极,咒一念动,阴阳两气霍地融为一体,化成一股巨大的气流,在雪槐与冷灵霜的身体内不停地流动,带给两人一种不可想像的全新的感觉,那一瞬间,就仿佛整个人凌空飘了起来,说不出的畅美。
- 13     **第二章 天星遁魔**  
“天星遁魔大法为我魔门最高绝学,怎么会和你看过的星图一模一样?”冷灵霜也迷惑起来,想了一想道,“那你现在感觉怎以样?你的功力好像大大增强了是不是,刚才我只是碰着你就给你一下弹了开来,那种力量,古怪又可怕,你以前好像没有吧?”
- 31     **第三章 魔练真心**  
“是!”杨九勾三个一齐拜倒,泪如雨下,“拜别左使。”三人拜毕,站起身来,蓦地齐声仰天长啸,外面魔门弟子闻声亦一齐长啸,其声悲而烈,让人想起茫茫雪原上绝望的狼群。
- 46     **第四章 兵围天安**  
那道墙不是普通的墙,是一道盾墙,组成墙体的不是砖,而是一面面半人多高的黝黑青冷的铁盾。盾墙后面,是无数的士兵,人人引弓搭箭,数不清的箭头在太阳光下反射着让人全身冰凉的寒光。
- 66     **第五章 逆星神功**  
天音圣母感觉逆转的灵力加上自己的灵力全都无遮无挡地被送进了雪槐体内,虽有些奇怪雪槐怎么敢完全不加抵挡,心中却已认定,雪槐必死无疑,更想放声长笑,却突地发觉雪槐掌上竟又有灵力送来……

**第六章 远征东海**

定天公主眼见雪槐如此军容，胸中热血激荡。因为眼前这支军队，不是任何诸侯王的军队，而是真正的以天朝之名出师远征的军队——它的败，是天朝之辱；它的胜，是天朝之威。

**第七章 疯牛总督**

看了他们几个脸上的神色，雪槐更坚定了心中的信念：“只有打出了我天朝的天威，所有的天朝子民才能扬眉吐气，我必须彻底扫灭矮子国，给所有敢于挑战我天朝天威的人，留下永不可磨灭的恐怖印记。”

**第八章 神之右手**

先前巴曼自断手臂，眉头也不皱一下，这时断手给雪槐绞断，却猛地长声惨叫，形若厉鬼。原来巴曼这“神之右手”在用完后还是可以接回臂上去的，但给雪槐这么绞作三截，便再无法接回去，不但是破了巴曼巫功，更让巴曼变成了个断肢的半残人，所以他这般惨叫。

**第九章 巨须之王**

“我的娘啊，这是什么怪物。”铁流儿鼓眼大叫，梅娘、陈子平几个也是齐声惊呼，他们也都识得巨须，倒是黑鲨七这些常在海上打滚的人知道，这时急道：“是巨须，多见于碧浪海，刀箭难伤，只有先避开它。”

**第十章 天威九铸**

雪槐这场酒直喝到太阳偏西，他是存心要教训一下矮子王，也是要给矮子国留下一个永世难忘的记忆——触怒了天朝，他们的王，就要跪着给天朝军陪酒。

**第十一章 仁棋仁心**

看到雪槐醒来的第一眼，仁棋也是满脸喜色，但雪槐一叫出仁棋的名字，仁棋眼中的亮光突地就暗了下去，垂下眼光，摇了摇头，道：“兄台认错人了，我不是仁棋。”

**第十二章 三女定计**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碧青莲眼泪涌出，看着众女，眼光最后落在冷灵霜脸上，道，“灵霜姐，你为魔门执香左使，自然智计无双，白天夺刀的计策也是你想出来的，你再想个办法呀。”

**第十三章 剑指苍天**

放火烧了金枝楼，雪槐、阴无主回来，定天公主听说杀了煞无疆，大喜道：“我最担心的就是这瘟神放毒伤害城中百姓，这下我就放心了。”

**第十四章 化血神雾**

所谓“毁天绝地，无灵不灭”，是说天地间但凡有血肉的生灵，只要给他的血雾罩上，一时三刻，必定身毁灵灭，化为脓血，功力再高再有奇技异能也是全无用处，恐怖之至，化血泽也是因此而得名，而血獭实际上是计吴的坐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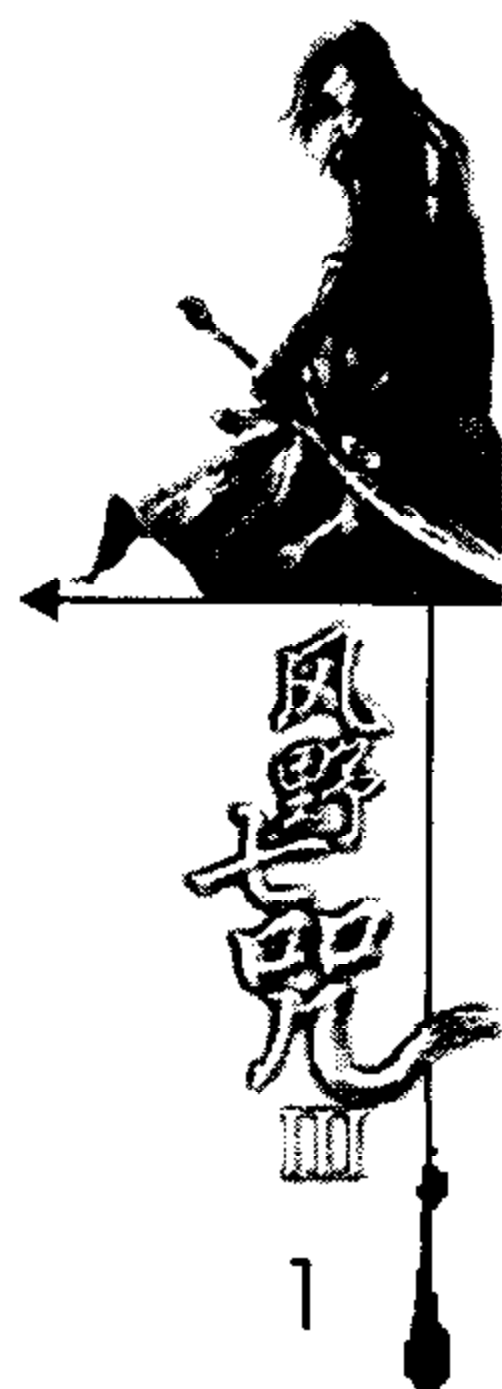
**第十五章 血咒情天**

雪槐化成石人后，全身青灰，唯有眉间一点殷红，但夕舞的泪水落下去，却将那点殷红洗去了，而就在殷红退去的同时，雪槐身上那种僵硬的青灰色突地急速退去，重又现出肌肉的颜色。化石咒是没有解的咒，但其实有一样东西可解，那就是施咒之人的眼泪。



# 第一章

# 天地神咒



雪槐全身血气若沸，猛地将神剑灵力全部注入心脉中，念动金刚咒，催动神剑灵力从心脉中猛冲出去。在经脉不通的情况下这么运劲强冲，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塞住的经脉冲不开，心脉却会炸裂。但雪槐宁可心脉炸裂，宁可死，也绝不能眼看着冷灵霜受辱。

心脉刹那间急剧胀大，心痛若绞，但雪槐仍旧催动神剑灵力不绝猛冲，他几乎可以肯定，心脉绝对无法承受足以冲开淤塞经脉的胀力而炸裂；但他也绝对肯定，心脉炸裂的响动一定会惊动冷灵霜回头，当冷灵霜看到他死了，也就不必再去求魔心蜮了。

明白这一点，雪槐再度加力，便在心的剧烈疼痛让他接近昏迷时，左臂封印下突地有一股力量急剧跳动起来，似乎更如一只笼中的猛兽，咆哮着要破笼而出。

雪槐脑中突地现出一点闪光，他记得，上两次星图闪亮救他之前，左臂封印下那股神秘的力量都是这么急剧跳动。

“难道是左臂下这股神秘的力量呼唤来的星图的力量？”这个念头在雪槐脑中闪电般掠过，不及多想，急在脑中回想那三十六幅星图，到第五幅星图时，星图突地一亮，同时间身子一空，又生出独立旷野寂对星空的感觉。当这种感觉消失，雪槐重又能感知到自己身子时，铁心留在他体内的搜魂手玄功早已踪影不见，伤势也全好了，全身灵力畅通无阻，而这时冷灵霜的裙子已经解下，手正伸向最后的一条小裤。

雪槐一声怒吼，声起时背上青铜剑已在手中，声未落魔心蜮一个脑袋已给他劈为两半，污血飞溅。



“槐哥！”这变故突如其来，惊喜之下的冷灵霜完全呆住了，看着雪槐，竟不知遮掩赤裸的双乳。

“灵霜。”雪槐眼中含泪，伸手将她半裸的身子搂在怀里，颤声道，“雪槐到底有什么好，让你这么对我？”先前多次相帮两次相救，雪槐感激，他可以因报恩而为冷灵霜舍命，却说不上倾心相爱，直到这件事，雪槐的心才真正被震撼，冷灵霜也在这一刻，真正的烙印在了他心里，永不可磨灭。

当身子被雪槐的大手搂着，冷灵霜才意识到自己是半裸着的，身子一挣，不过随即就不动了，抬眼看向雪槐，道：“槐哥，你的伤怎么突然就好了，是怎么回事？”

“我曾在东海桃花岛的照心神镜中看过三十六幅星图，星图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多次救我。”雪槐伸手轻抚冷灵霜俏巧的小脸，爱怜地道，“灵霜，下次再不可这样了，无论我有何事，你都要珍惜自己，记住了吗？”

他如此柔情叮嘱，冷灵霜心中大是感动，轻轻点头道：“记下了。”这么说着，身子突地一颤，竟不绝地发起抖来，全身上下更没有半点力气，如果不是雪槐抱着，一定会软瘫下去，眼泪更是喷涌而出。

雪槐大吃一惊，急将她整个身子全抱在自己怀里，叫道：“怎么了？灵霜，你怎么了？”

“我……我没事。”冷灵霜摇头，但身子却仍是不停地发抖，雪槐瞬间明白了，冷灵霜这是事后害怕。很多人都是这样，面对厄运时一无所惧，事后回想，却往往情不自禁地发抖，心中更是爱怜，紧紧地抱住她，柔声安慰：“好了，灵霜，没事了。”

好一会儿，冷灵霜才渐渐镇静下来，眉头一凝，看向雪槐道：“他们快搜到这里来了，我们快走。”刚要起身，才想起自己仍是半裸着的，脸一红，叫道，“闭上眼睛，不许偷看啊。”

雪槐将她横抱在怀里，她一双雪乳近在眼前，她不说，雪槐还真想不到去看，这么一说，下意识就看了一眼，脸一红，慌忙闭上眼睛。

冷灵霜爬起来穿上衣服，水灵灵的大眼睛去雪槐脸上一溜，“扑哧”一笑，道：“好了，睁开眼睛吧。”

雪槐依言睁眼，四目相对，冷灵霜忽地瞪眼叫道：“你脸为什么发红，偷看我了是不是？”

“没有。”雪槐急叫。

“真个没有？”冷灵霜一双眼睛瞪得更加大了。

“真个没有。”雪槐偷眼看向冷灵霜，不知她是真生气还是假生气。

冷灵霜脸一红，扳起脸一顿足道：“跟我来。”拉了雪槐的手，急掠出去。

雪槐拉着她柔软纤细的小手，柔情无限，想：“她是这么美丽聪慧，我一定要保护她，绝不容任何人伤害她，更不能让她去受那魔火天灯的酷刑。”心中豪情狂涌，杀气激增，当下运剑眼看将出去，发现置身之处在神魔谷西端地底，而上面，无数魔门中人正持刀执剑，四下搜索，搜的当然是他和冷灵霜两

个。看了上面情势，雪槐对冷灵霜道：“现在上面到处是人，你打算怎么出去？”

“神魔谷四面都有极为灵异的魔鹰警戒守护，任何人想进出神魔谷，都绝逃不过魔鹰的眼睛，我们也一样，只要一现身靠近崖壁，立即会被魔鹰发现，魔鹰一共有六只，体形庞大且曾受魔咒训练，极为难斗，就算我两个不怕，但只要缠得一刻，谷中护法长老和肖智等便会蜂拥而至，所以我说若硬闯，无论如何都出不了神魔谷，但神魔谷还有几条藏在地底的阴河溶洞可以进出，其中一条洞口的守卫叫曾子丹，是我家世交，一直拿我当女儿看，我求求他，只要他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就可悄悄地溜出去。”冷灵霜说到这里，面前已出现一条地底阴河，当下两人借水遁急掠。

这条阴河果然直出神魔谷，未到洞口，雪槐剑眼便看见洞口崖壁上盘膝坐着一个老者，且他剑眼一扫过去，这老者立时发觉，因为他感应到了这老者灵力的波动，且灵力不弱。想来也是，这种守着一方出口的人，必是魔门中的高手，然而直到雪槐和冷灵霜到了洞口，这老者也一直没有睁开眼睛，更未起身。不要说，这老者必是曾子丹，故作未觉，自是故意要放冷灵霜两个出去。

冷灵霜一看曾子丹闭目瞑坐，自然知道曾子丹的意思，也不吱声，只是拉着雪槐跪倒，盈盈一拜，起身方要掠出，雪槐却一把拉住她，摇摇头，道：“走不了了。”原来雪槐先以剑眼看出去，便在冷灵霜拉他拜倒时，崖顶上方掠下来一大群魔门高手，为首的是肖智、杨九勾等四人，同时雪槐也看到了魔鹰，那是一种翼展足有四五十丈的不可思议的巨物，锋锐的利爪收在腹下，每一片指甲都有丈许长，色黑而冷，有若刀锋，雪槐无法想像，这世上到底有什么东西能硬接它一爪。飞临崖顶的魔鹰一共有三只，一只在崖顶盘旋，另两只左右飞了出去，身躯虽庞大，转动则却异常灵活，飞行速度更是奇快无比，想来也是，四五十丈长的两只翅膀，那一扇是多大的力量？雪槐估摸自己的遁术，绝对快不过魔鹰。

冷灵霜虽不像雪槐有剑眼，但灵觉也是十分敏锐，雪槐一说走不了，她立刻便感应到了崖顶掠下的大群魔门好手，她对魔门的了解远在雪槐之上，知道这种情势下确是无论如何也走不了，一转念间，突地拔出短剑，飞身而起，对着曾子丹胸口疾刺过去，这一剑势劲力疾，竟是用了全力，同时对雪槐喝道：“槐哥，全力出手，杀了这忘恩负义之人，我们就可以冲出去了。”

她这举动突如其来，雪槐一时间莫名其妙，不过随即便明白了，她是明知走不了，所以制造曾子丹不肯放行的假象，以免曾子丹受牵累，曾子丹自也明白，他使一枝铁尺，一尺格开冷灵霜当胸一剑，眼中却满是痛怜之色。

不容冷灵霜出第二剑，肖智等落在洞口，肖智大笑，道：“我说她必从这里走，没错吧。”杨九勾则道：“但我也说过曾护法绝不会放冷左使走。”肖智扫一眼曾子丹，嘿嘿一笑，看向冷灵霜，道：“冷灵霜，束手就缚吧，你们走不了的。”转眼看雪槐卓然而立，眼中露出疑惑之色，叫道：“你小子的伤竟然好了，难道是魔心蛾给你服了地心乳？”再转眼看冷灵霜，更疑，叫道，“不对啊，你还是处女啊，但你若不付出代价，魔心蛾怎肯替你去取地心乳。”







“你慢慢猜吧。”冷灵霜冷笑一声，一拉雪槐的手，道：“槐哥，我们退。”

听了她话，赵灭大叫：“他果然是雪槐。”雪槐为铁心一掌打伤，但没有运功，铁心便看不出他身上到底是什么功夫，虽然冷灵霜救走雪槐的举动十分可疑，但仍然不能定论。

冷灵霜回头，一脸傲然，道：“现在我也不瞒你们了，他确是我的槐哥，也只有我的槐哥，才敢为自己心爱的人独闯神魔谷。”

肖智冷笑一声，道：“那就一起死吧，追。”借水遁急追进来。

冷灵霜拉了雪槐急退入神魔谷，方现身，便闻头顶魔鹰尖声长叫，雪槐抬头看，但见头顶上空一只魔鹰高高盘旋，远处还有魔鹰在飞过来。冷灵霜道：“这是魔鹰在示警。”转头看向雪槐，摇摇头，道：“槐哥，没有办法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是出不去的。”

雪槐剑眉上扬，道：“不要灰心，灵霜，我绝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你跟在我身后，看我杀一条血路出来。”

“实力过于悬殊，不行的。”冷灵霜摇头，道，“况且他们终和我出身同门，我也不想你和他们血拼。”说话间肖智等已追了出来，而在魔鹰的指示下，魔门高手也正源源而来，肖智狂笑，道：“冷灵霜，早说你逃不了的，不要再垂死挣扎了吧。”

“投降？休想。”冷灵霜冷眼看着他，道：“我背叛魔门，甘愿受任何刑罚，但槐哥不行，他是我的，我绝不容别人碰他一下。”一拉雪槐，道，“槐哥，跟我走。”飞身急掠。

雪槐不知她心里到底怎么打算，只好跟着她走，掠出十余里，到了一处高崖前，崖下一个大洞，颇为玄异，里面似乎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雪槐运剑眼看，竟是看不到底。这时身后的肖智大叫：“他们要进化魔洞，拦住他们。”前方这时已另有魔门高手飞掠而来，闻声加速扑近。

冷灵霜拉着雪槐本来已到洞口，却忽地住脚，横剑回身，冷眼扫向扑过来的群魔，喝道：“谁敢过来。”她这一喝，凜然生威，扑过来的群魔一齐住脚，面面相觑，竟无一人敢冲上来。

肖智一群人这时已经冲近，怒叫道：“冷灵霜你好大胆子，这个时候还在发狂。”

“不是我狂。”冷灵霜下巴微抬，扫视群魔，道：“你们该看得出来，我槐哥身上的功力，远在你们任何一人之上，若我和他联手，即便冲不出去，这神魔谷中也一定血流成河，但你们是我同门，我不想让我槐哥和你们动手，却绝不是怕你们。”

她这话出口，包括肖智在内，无一人吱声，群魔都是眼光如炬，自然看得出雪槐功力非凡，而冷灵霜功力在神魔谷中也是数一数二，否则这等年纪如何做得了执香左使，她若和雪槐联手大开杀戒，群魔必定死伤惨重。

眼见群魔侧目，雪槐暗暗点头，想：“我的灵霜不仅仅是聪慧刁钻，真个放下脸来，还真有几分杀气呢。”



冷灵霜这时却转眼看向他，道：“槐哥，我不想伤害他们，就只好委屈你吧，谁叫你是我心爱的人呢，你不会怪我吧。”

她这话里，情深似海。雪槐心中感动，握紧她的小手，点头，道：“一位前辈曾和我说，为情而死，化蝶双飞，灵霜，我们生死在一起，不论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

“为情而死，化蝶双飞。”冷灵霜眼中有彩虹亮起，低叫道：“槐哥，来吧，生生死死，灵霜永和你在一起。”说完转身，带着雪槐直向洞口射进去。

一进洞，雪槐立即便感应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吸住了他的身子，那情形，就像有一只无形的巨手，猛一把抓住了他，往里死命攥进去，那力量之大，让雪槐完全地不由自主，只听耳边呜的一声风响，身子已重重地给摔在了地上，但见置身之处，是一个巨大的洞子，但还没等他看清楚洞子里都有些什么，冷灵霜已猛扑到身上，吻住了他的唇，双手更死命地箍住了他的脖子。

这一吻，比先前那一吻更加火热，雪槐这时的心境也不同，先前主要是想哄冷灵霜跟他出去，内心其实颇为勉强，但这会儿心中却已有真爱，自也真情回吻，正自如醉如痴，却突地觉得不对，面颊湿湿的，冷灵霜似乎在流泪，急挣开嘴唇，没错，冷灵霜果然是泪流满面。雪槐大惊，急道：“灵霜，怎么了？为什么哭？”

“槐哥。”冷灵霜扑到他怀里，放声大哭，道：“槐哥，我不想就这样和你一起死去啊，我想你永远这样吻我，吻一百年，一千年，我还想给你生儿育女呢，我真的舍不得你啊。”

她这话让雪槐有一刹那的迷糊，道：“我们还没死啊，难道我们现在已经死了，但我怎么没一点儿感觉？”

“我们现在是没死。”冷灵霜摇头，道：“但我们很快就要死了。”

雪槐明白了她的话，道：“你是说我们会死在这个洞子里？”说着回头看向洞口，却突地发现一桩奇事，他竟看不到洞口，不可能，刚刚摔这一下，虽然身不由己，但大致有多远还是感觉得到的，绝不会超过十丈，而且没有转弯，怎么就会看不到洞口呢？正自疑惑，却听冷灵霜道：“不要看了，从里面看不到洞口的。”

这话太怪了，雪槐转头，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从里面就看不到洞口呢？”

冷灵霜微微叹了口气，坐正身子，将脸上泪水擦了，然后双手环了雪槐脖子，细看他脸，道：“槐哥，说真的，我一直认为你算不上美男子，但仔细看，其实还是挺耐看的呢。”

她不回答问题，却突然说起了长相，雪槐暗暗摇头，想：“她这小脑袋刁钻古怪，真不知是怎么想问题的。”便也伸双手搂住了她腰，微笑道：“多蒙小姐夸奖，承情承情，不过小姐不会是爱其屋兼及屋上之乌吧。”

“雪将军太谦虚了，确实是不难看嘛。”冷灵霜“咯咯”笑着，眼珠子乱转，那意思是告诉雪槐，她说的是反话呢。







“好啊，敢说长得难看。”雪槐搂着她腰的双手轻轻一掐，冷灵霜立即笑得软作一团，求饶道：“雪将军饶命，小女子再不敢了。”笑了一阵，喘过气来，去雪槐光头一溜，却又斜了眼道，“小和尚，说老实话，是你的碧青莲漂亮呢，还是我漂亮。”

“这个嘛？”雪槐故意皱眉，道，“青莲号称天下第一美女……”话未说完，冷灵霜秀眉早已竖了起来，狠狠地道：“小和尚，你若敢说我没有碧青莲漂亮，那就小心你的光头。”

雪槐大笑，却故意装出一脸委屈的样子道：“你又要我说，又要威胁我的光头，那还怎么说？”

“哼，没良心的。”冷灵霜伸指戳一下雪槐额头，道，“碧青莲就这么好了，当着我面也不肯夸夸我，不过不要你夸我也知道，碧青莲除了比我会抛媚眼，其他的还真不比我强。”说到这里，又看向雪槐，道，“身材呢，她好还是我好，我可比她要高呢，腿也要长得多，腰嘛可能差不多……”

然而，这时她身子却突地一僵，雪槐紧搂着她，自然感觉得到，忙扶了她脸过来道：“灵霜，怎么了？”

冷灵霜看着他眼睛，眼泪喷涌而出，哭道：“槐哥，我不要死，我真的盼望能和你相守百年千年，天天在闺房里和你说情话儿。”

雪槐明白了她的心思，紧搂着她，道：“进了这洞子就真的再没有办法出去吗？”说着转头看洞中情形。

洞子呈长条形，洞顶有宝珠，不显黑暗，巨大的洞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只有十余具风干的僵尸，或坐或卧，姿态各异，洞子中部，有一个数丈方圆的水池，水极清，显然出自地下的泉眼，但水并不溢出来，可能是另有暗洞出口。

见雪槐看洞中情形，冷灵霜坐正身子，却摇了摇头，道：“没有办法。”略整心神，道，“神魔谷有两大秘洞，一是神魔洞，一是化魔洞。神魔洞内藏魔门最高机密，除了天魔和左右执香使三大坛主拥有进洞的秘诀，其他任何人也进不去，魔门所有的秘密典籍和档案都藏在神魔洞里，所有的秘密决议也全在神魔洞商议达成并发出。化魔洞与神魔洞相同之处在于都受过万魔的誓咒，洞子本身拥有强大的魔力，不同之处则是化魔洞任何魔门中人都可进入，却再不能从原洞口出来，刚才你看到了，从里面再也看不到洞口，这是万魔誓咒的应力，没有人可以更改。”

“能进不能出，那这化魔洞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雪槐看向空荡荡的洞子，大是疑惑，“既是魔门两大秘洞之一，不可能全无用处啊？”

“化魔洞当然有用。”冷灵霜点头，道：“化魔洞和神魔洞其实是一个洞子，只是中间给石门隔开了。”说着冷灵霜指向洞子尽头，雪槐顺她指头看去，果见洞子尽头是一扇门的形状。

“在石门上，有一幅秘图，上面绘着的是我魔门的最高绝学天星遁魔大法。”说到这里冷灵霜一停，看向雪槐，道，“这就是化魔洞的功用了，凡我魔门弟子，只要有绝大的恒心智慧，在天魔缺位时，便可进入化魔洞，参悟石门上



所绘的天星遁魔大法，一旦参透大法，便可推石门进入神魔洞，受万魔礼拜，成为新一代的天魔。”

“原来是这样。”雪槐看向那十余具干尸，道：“他们都是想参悟天星遁魔大法而进来的了。”

“是。”冷灵霜点头，道，“这些魔门前辈，无论魔功智慧恒心毅力，无不是侪辈翘楚，深具自信，必能悟透天星遁魔大法，所以才奋身进洞，却终是未能成功。”说到这里她站起身来，走到最近的一具干尸前，伏身下拜，道，“前辈虽不成功，但勇气可佳，为的更是我魔门的振兴，请受晚辈灵霜一拜。”

她一一拜过去，雪槐跟着走，到其中一具干尸前，却见地下写得有字，写道：“一年三个月后，所带干粮食尽，削左腿肉食之，一月后，左腿肉尽，乃削右腿肉食之，今日右腿肉亦尽多日矣，精气衰竭，再不能凝神思索，死期不远矣，死不可惧，只是不能参透大法，愧哉，悲哉，哀哉。”

雪槐骇然，看这人双腿，果是皮肉尽去，只余两根光骨头，又惊又叹，暗想：“竟削自己双腿之肉延续生命来参悟大法，这人心性之坚忍，实是不可思议。”冷灵霜自也看到了地下的字，更是感慨。

冷灵霜一一拜毕，带雪槐到石门前，伏身一拜，站起来，看向石门，道：“这就是我魔门最高绝学天星遁魔大法了，近三千年来，还从未有一人悟透过，当年血魔闹得天翻地覆，其实也未能悟透天星遁魔大法，否则他就不必练血魔解而求与正教好手同归于尽了。”

“血魔也未能参透？”雪槐更是惊叹，看向石门，但见石门光滑如镜，色作淡青，门上有一些线条和一些黑点，不成任何形状，那种情形，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顽童在一张纸上乱画了一气，最后还甩了满纸的墨点。

雪槐又惊又疑又是难以置信，看向冷灵霜，道：“就是这个？”

冷灵霜秀眉微凝，似乎也对看到的难以置信，却仍肯定地点了点头，道：“就是这个，魔门曾有两位前辈悟透大法，推开石门进入神魔洞而成为天魔，所以绝不会错。”

“真是这个？”雪槐瞪大眼睛，道：“但这都画的什么啊？”

“若任何人都能轻易看懂悟透，那就天魔满地跑了。”冷灵霜说着拉住了雪槐的手，道，“槐哥，不要看了，你甚至不是魔门中人，不可能悟得透的，我不希望我们最后的时光是让你在这里发呆。”

雪槐犹不死心，摸摸石门，道：“你说这石门就是化魔洞唯一的出口，要不悟透大法推开石门成为天魔，要不死在这洞里。”

冷灵霜点头：“是。”

“这石门难道不可以劈开吗？或者钻一个洞出来？不行吗？”

“不可能的。”冷灵霜苦笑摇头：“这并不是普通的石门，它可能并不厚，但却受过万魔的诅咒，带有万魔誓咒的应力，你再有通天的神通，一人之力也绝强不过万魔的合力。”

“这么厉害。”雪槐轻叹，猛地运起剑眼，对着石门看过去，他有经验，对一







些灵力特别强悍的地方,神剑剑眼从外面不能看进去,但从里面往外面看,却往往能看透。

然而这次他失望了,剑眼灵力发出,未能透过石门,而是给一股巨大而奇异的力量挡了回来。

冷灵霜察觉到了他灵力的波动,摇摇头,道:“槐哥,不要试了,不行的。”说着转头看向洞子中部的水池,忽地松开雪槐的手,像小姑娘一样雀跃着跑过去,在池边拉着裙子转了两个圈子,叫道:“这水真清啊,我要洗个澡。”说着竟伸手脱起衣服来。

雪槐忙垂下眼帘,冷灵霜却轻叫道:“槐哥。”

冷灵霜慢慢退入水池。水池并不深,刚及她的乳房,雪乳在水波的荡动下,更显示出让人心动魂摇的诱惑力。

“槐哥,到水里来。”冷灵霜的声音带着一种梦幻般的悠远,却又带着一种烈酒般的热力。

他脱下衣服,一步步走过去,冷灵霜有一刹那的害羞,垂下眼帘,但随即便又抬了起来,她的眼光落在雪槐身体上,便如滚烫的火苗掠过。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雪槐躺在池边,整个身子,有着一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畅。冷灵霜伏在他胸膛上,大半个身子还泡在水里,偶然用脚打打水,清脆的水声便在洞子里久久回荡。

“槐哥,想什么呢?”冷灵霜抬头看雪槐,声音甜腻,像裹着一团蜜。

“什么也没想。”雪槐转眼看她。

其实雪槐说的是假话,他在想,想怎么出去,感受了冷灵霜的温柔、娇羞、火热,他更觉出冷灵霜的好,也生出了更多的怜爱,无论如何,他要带冷灵霜出去,不能让她生生困死在这化魔洞里。但怎么才能出去呢?另外的洞口肯定是没有的,雪槐甚至试过了水池下的泉眼,盼望能把泉眼弄大些后借水遁出去,谁知一试,竟也有魔咒的应力,别说人,剑眼都透不出去。没有路,只有悟透天星遁魔大法或凭实力破开魔咒的应力,前者雪槐没去想,他自认不是天才,又从没学过魔功,如此多的魔门高手都悟不透,他凭什么?只有从第二点上打主意。雪槐身上的东西不少,首先就是左臂上与生俱来的被封印封着的神秘大力,他常有感应,但实在是不知道怎样才能破开封印,将那受过战神与魔神双重祝福的神秘大力放出来。其次则是那三十六幅星图,星图亮起时,确实玄异惊人,可现在雪槐知道了,一定要在生死关头,左臂上被封着的神秘大力生出感应,才能唤来星图的力量。这两者,或可冲开魔咒,他都顾不上,而余下的无论是七咒还是神剑灵力万屠玄功,实力都不够,想了一轮,真的是半点办法也没有。

“不过你这一问,我倒还真想起件事,我发现除了肖智,其他如杨九勾等人,对你好像都没什么敌意,甚至有一种向着你的感觉。”

“是。”冷灵霜轻轻叹了口气,道:“杨叔他们对我一直都挺好,如果不是我



违犯了教规，肖智是动不了我的。”说到这里她略停一停，道，“自五百年前血魔战死，魔门元气大伤，从此分为两派，一派痛定思痛，决定再不与正教为敌，更不想那独尊天下的霸业，息隐田园，颐养天年，另一派则誓要报仇，苦练魔功，一心想要绝灭以五观三寺为首的正教，将我魔门发扬光大。”

“有这样的事？”雪槐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道，“我还一直以为，所有魔门中人都是躲在暗中，时刻在想着要死灰复燃，报复正教呢。”

“不是的。”冷灵霜摇头，道，“魔门中人也是人，也有人的情感，当看着自己的亲人永远离去，永不回来，那种锥心的痛苦，和他们所谓的正教中人，并无两样。”

“是。”雪槐点头轻叹，“失去亲人，对任何人都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痛苦，不论是正教中人，还是魔门中人。”

“多少年了啊，魔门和正教一直在斗，一直在流血，最亲最爱的人，看着的这眼也许就是最后一眼，那种感觉和那种痛，真的是没法形容。”冷灵霜眼中盈满泪水，哽咽道，“不是我们能忘掉仇恨，实在是我们死怕了啊。”雪槐轻拍她肩，心中也不自禁生出感慨，想：“魔门正教，数千年争斗，外人看到的是刀光血影，心里的痛，却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啊，正教中人一般都是出家人，还好一点，魔门都是家族作战，父死子亡，那种痛，确是怎么也无法忘却，难怪一部份人会痛定思痛，忘记仇恨，谋求和平。”

“你这一门是想和的。”雪槐看向冷灵霜，道：“肖智那一门估计就是想战的。”

“是。”冷灵霜点头，道，“不仅是我，杨叔他们都是想和的，其实想和的占大多数，三十六支魔门，大约有二十多支想和，想战的不过十余支。”

“想和的还占到了大多数？”雪槐惊呼，“我还以为你们是少数呢。”

“想不到是吧。”冷灵霜轻轻叹了口气，道，“不仅是想和的占了大多数，而且有些人还做得十分干脆，像我姑妈，根本就不会魔功，且嫁的也不是魔门中人，而是到端阳国做了王妃，然后我姐姐也学她的样，也是半点魔功不会，也嫁到了端阳国，做了太子妃，现在也是王妃了，任何人见了她相夫教子的样子，绝无法想象她会是出身魔门。”

“这样好啊。”雪槐轻轻击掌，道，“原来我还有个做王妃的姐姐，哪天带我去拜见啊。”

“现在知道了吧。”冷灵霜斜眼看着他，要笑不笑地道，“我娘家可是有人呢，若敢欺负我啊，哼哼。”

“不敢不敢。”雪槐立即装出害怕的样子，双手抱拳，连连作揖。

冷灵霜“咯咯”娇笑，笑了一回，秀眉微凝，道：“以肖右使为首的十余支却是铁心想报仇，但五大执事中，我们四个都不支持他，尤其我身为左使，天魔缺位，魔门便以我为最尊，说话最有份量，而我却是最坚决反战的一个，所以一直以来就是肖智的眼中钉肉中刺，平时他无奈我何，这次逮着这个机会，那还不拼命要置我于死地，其实我不夺神魔珠而救你的事，就是他最先揭露出







来的,若是换了杨叔几个,知道了也不会声张。”

雪槐心中歉然,道:“都是为了我,否则你也不会闹成这个样子。”

“槐哥,你为什么现在还说这样的话。”冷灵霜看着雪槐,一脸激动,道,“难道到现在你还不明白我吗?”

雪槐没想到她会这么激动,心中感动。当再一次激情相拥,雪槐脑中突然电光一闪,对冷灵霜道:“我曾学过七个咒,其中有一个天地咒,心法自然,天地阴阳,可以融合阴阳二气,但我练的是纯阳的功夫,所以一直未试过,现在你是阴我是阳,倒不妨试一试。”

雪槐阳气送入,她运起阴气相接,两气混作一团,不过仍然阴是阴阳是阳,虽互相缠绕,却泾渭分明,雪槐察觉两气交而不融的情状,当下念动天地咒。

那天地咒果然神奇之极,咒一念动,阴阳两气霍地融为一体,化成一股巨大的气流,在雪槐与冷灵霜的身体内不停地流动,更带给两人一种不可想像的全新的感觉,那一瞬间,就仿佛整个人凌空飘了起来。

冷灵霜本来害羞闭着眼睛,这时也睁了开来,又惊又喜地看着雪槐道:“槐哥,阴阳二气真的融为一体了,真不可思议。”

雪槐微笑,道:“我说可以的,怎么样?感觉大不一样吧?”

冷灵霜含羞点头,细细感觉气柱的流动,咂舌道:“真想不到我两个的灵力合为一体会有这么强大,如果是我一个人练,再练一千年也一定练不出这么强大的灵力。”

“我也想不到。”雪槐点头,道,“以这样的力量,绝对可以挑战天下任何高手,上次一气尊者三拳打得我吐血,但若是现在碰上,我一定可以把他倒打一溜跟斗,只可惜他不在这里。”说到这里,他脑中忽地一闪,“有了,让我来试试剑眼看。”

“什么剑眼?”冷灵霜并不知道他可以运使剑眼的事。

“剑眼就是天眼神剑的眼睛,我可以借来看东西呢。”雪槐说了剑眼的神异,冷灵霜大是惊叹,忽地想到一事,道:“你借剑眼可以隔墙看物,那么是不是也可以看穿衣服,那么……。”

她没说下去,雪槐却笑了起来,逗她道:“是啊,在我的剑眼下,你穿不穿衣服,其实都一样。”

“啊呀。”冷灵霜大羞,狠狠捶他,道,“你要敢偷看我身子,看我饶你不!”却又咬牙道:“看我也算了,反正是你的,但你若敢看其他女孩子,看我不折了你的天眼神剑。”说到这里,突地想起一件事,瞪着雪槐道,“不对,你既可看穿衣服,为什么我装成难得糊涂你看不透,哈,敢骗我。”大张了嘴,贝齿如刀,一口就咬在雪槐肩膀上。

雪槐吃痛,大叫冤枉:“我只说能看穿,没说看过,都是你一个人在说啊,却来咬我,难怪古话说唯女子与小人为最难养也,果然不假。”

他愁眉苦脸,冷灵霜却是扬扬得意,道:“你知道就好,总之你以后若有什



么事敢瞒着我，哼哼。”

“不敢，不敢。”雪槐举手投降，笑了一回，凝神定意，将混成一团的强大灵力注入剑眼，向洞子外看去，而果然一下就看穿了洞壁，看到了外面。但见就在洞外百丈，无数魔门弟子席地而坐，人虽多，却并无一人做声，都是一脸肃穆，似乎在等待什么。

“真的看出去了。”冷灵霜惊喜大叫，“真是不可思议，太神奇了。”

“剑眼既能看出去，我们就一定能出去。”雪槐也是心中狂喜。最初他其实也没有把握，只是猜想一人之力无法运剑眼看出去，两人合力或许可以，谁知真的就成功了。

两人合力运使的剑眼灵力太强，洞外魔门立即生出感应，纷纷运灵觉回搜过来，却透不过洞壁魔咒应力，顿时个个一脸惊疑。

“他们发现了，却看不进来，这下有得猜了。”雪槐心中高兴，哈哈大笑，忽地发觉有异，道：“肖智四人好像不在里面，他们去哪儿了？”

“他们这时应该在神魔洞里，拜月大会之前，几个执事先要商议一番的。”冷灵霜看向通神魔洞的石门，道，“不知道剑眼能不能穿过石门。”

“肯定可以。”雪槐信心十足，运剑眼对着石门看过去，果然一穿而过，看进了神魔洞。

神魔洞大小和化魔洞差不多，但里面东西就多多了，既是魔门机密重地，收藏的东西多是自然的，雪槐也看不了那么多，眼光一扫，看到了肖智、杨九勾等四人，肖智在仰天狂笑，杨九勾三人却倒在地下。

冷灵霜自然也看到了，听到肖智笑声可就叫了起来：“神剑剑眼还可以听到声音。”

“对。”雪槐点头，“剑眼可以看也可以听，只是不能说，不过，情形好像有点不对。”最后这一句他是说的神魔洞中的情形。

冷灵霜秀眉微凝：“是不对，杨叔三人好像是给制住了，肖智想干什么？”

这时赵灭开口道：“肖智，你虽趁我们不防制住了我们，但没有我们三人出去，三十六门同样不会听你的。”

“杨叔三人果然是给他制住了。”冷灵霜惊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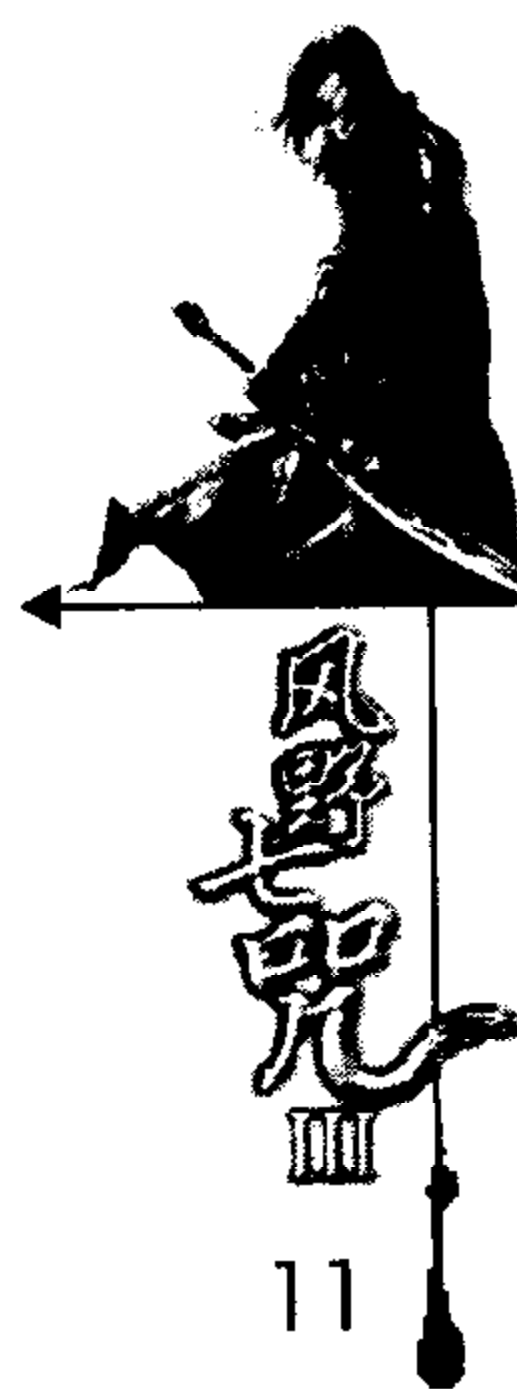
肖智猛地收了笑声，扫一眼赵灭三人，道：“我根本没想要靠你们三人，你们看。”说着左手一挥，袖子霍地变大，约有一人高，最怪异的，是真的有三人从他袖子里跃了出来。

“肖智，你竟敢用袖里乾坤之术带人进神魔洞。”杨九勾三人齐声怒喝，而这面冷灵霜也是同声惊呼：“田沧海，胡竟，谢一阳，这三人家伙竟敢跟肖智谋反？”

雪槐听她声音颇为吃惊，道：“这三人也都是魔门中人吗？”

“是。”冷灵霜点头，“他们和肖智一样，都是极力鼓动报仇的主战派，但我没想到他们竟敢跟肖智串通谋反。”

这时只听杨九勾喝道：“肖智，你带他们三人进来有什么用，想取代我们







三人吗？但我们是公选的，你并没有权力找人来取代我们。”

“我没有权力，但我有手段。”肖智“嘿嘿”笑，看向田沧海三人，道：“三位请运功助我。”说着运功作势，田沧海三人也一齐运功，灵光一闪，田沧海三人竟分别化作了杨九勾三人。

杨九勾三人一齐惊怒出声，杨九勾怒叫道：“肖智，你竟敢用幻术使人冒充魔门执事，如此大逆不道，你们都将受万魔吸血之酷刑。”

“万魔吸血，哈哈。”田沧海猛地仰天狂笑起来，一咬牙道，“只要灭得五观三寺，报得先祖大仇，我便是神魂俱灭，也是一无所惧。”说着这话时，他面容扭曲，眼中放射出无边的仇恨。

一边的谢一阳哼了一声道：“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出去。”

肖智点头，看向杨九勾三人道：“我们将出去凝聚三十六支魔门的力量，向五观三寺发动毁灭性的报复，你们就在这里躺着吧，等我们凯旋之日，再来给你们收尸。”“哈哈”一声大笑，与田沧海三人出洞而去。

“真想不到肖智他们为复仇竟敢做此大逆之事。”冷灵霜又急又怒，看向雪槐，道，“他们是四大执事，他们的决定是轻易不可推翻的，虽然三十六支魔门中主和派占多数，但只要看不破他们的幻术，就无法反对他们的决定，而肖智本就是神魔谷中除我外魔功最高的一个，他的魔功加上田沧海三人自身的功力，远在众人之上，不可能有人能看破他的幻术。这可如何是好？一旦发动，那就又是血流成河啊。”

“但既然我们发现了，他们这阴谋就成不了。”雪槐冷笑，“我们出去揭穿他们。”

“我们出得去吗？”冷灵霜有些怀疑。

“剑眼能透出去，我们自也能出去。”雪槐深具自信，一把拿过地下的长剑，道，“凝神定意，以我两人合力，必能一剑洞穿石门。”

雪槐大叫声中，将两股灵力全运到剑上，带着冷灵霜飞身而起，一剑刺向石门。